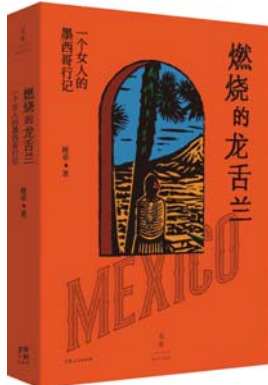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穿云猎日》  
苏晓 著  
重庆出版社



《燃烧的龙舌兰：  
一个女人的墨西哥行记》  
班卓 著  
世纪文景 | 上海人民出版社

□李毅然

〔闲读随笔〕

# 太阳文化的当代回响

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脉，太阳文化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智慧，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日照女作家苏晓自觉投身于太阳文化及其远古遗迹的挖掘与书写，以匠心构建完成了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《穿云猎日》，艺术地诠释了天台山地域的太阳文化及其精神内蕴。

小说以天台山独特且神秘的远古太阳文化为创作隐线，通过流浪汉离奇被害案与古文学家姜星翰失踪案，描述了曾被帝舜放逐西北的东夷部族，至今仍将“猎日箭”奉为圣物，而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姬訾氏后人，则始终把守护“穿云弓”视为己任。他们在当地警方的带领下，勇敢对抗觊觎国宝已久的境外势力，谱写了一曲警民携手守护国宝的动人篇章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作品融汇了大量历史典故与民间传说，如女娲补天、太阳母亲羲和及其后人的故事、东方天书之谜、尧王城遗址及远古太阳崇拜、天台山名字的由来等。这些内容蕴含着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、人类命运观与道德伦理观，强调人类应与自然和谐共处，作者赋予了这一主题以深刻内涵与特殊地位。与此同时，小说着力呈现天台山的自然景致和人文景观。主人公姜雁书到达天台山，便在财神庙住持王嗣舟的带领下，参观了羲和部落遗址、太阳神石、太阳神陵遗址、老祖像、女巫墓、大羿陵与嫦娥墓、女娲补天台等众多太阳文化遗迹，令人印象深刻，甚至生发出一种神往之情。

从作品的艺术构建来看，作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察及分析，将复杂的故事、纷繁的事件线索、大量的资料、多样的分析结果有机整合，力求实现远古与现代、真实与

虚构相互交融。通读小说可以发现，作者能够化繁为简，行文举重若轻，得益于作者对题材的良好把握，梳理并确定了两条主线：一是充分利用《山海经》《竹书纪年》等史书记载的典故与传说，借助生活于当代的特定人物——主要是财神庙住持——对神话进行认真解读；二是通过发生在现代的离奇命案所引发的守护国宝故事，牵出远古时期的太阳崇拜及两件虚构的宝物，重点描绘当代警民如何共同守护被外人觊觎已久的“穿云弓”和“猎日箭”。这种结构方式带来了双重好处：一方面，将人文历史与现实世界巧妙融合，使古老的太阳文化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的生机；另一方面，避免了作品的枯燥乏味，呈现出多视角、多层面的生动描绘，更好地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。

作者以天台山地区流传的各类民间故事为依托，竭力书写那些不应被遗忘的太阳文化记忆，努力呈现远古先民的艰辛与智慧，自然引发人们对太阳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思索。透过小说所述的“女娲补天”“东夷崇日”“羲和浴日”“大羿射日”等神话，可以感受到太阳文化的核心内涵——对光明与生命的追求及感恩、对公正与秩序的敬畏及遵循，以及由此生发的奉献和向上的精神特质。此外，小说中保护国宝的姜雁书、王嗣舟、于守志、姪戎等人，其行为轨迹及精神力量在具体生动的情节中得到有力刻画，构成了作品中最富生命质感和思想凝聚力的部分。

作家笔下的天台山历史文脉与人文掌故，被源远流长且震撼人心的太阳文化所点燃，读者能够感受到作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与赤诚情怀，作品弘扬了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品格和价值取向，传递出文学作品应有的思想深度与艺术价值。

□班卓

我在2010年年末去了墨西哥。在那之后虽然还去了这里那里，但就早年那几乎算是流浪的旅行方式而言，倘若没记错的话，墨西哥是最后一次。

早年的旅行是什么样的呢？现在回想起来仿佛已很遥远。那时候的我，一个人出发，穿越大陆，在大地上且行且游，不管是亚洲非洲还是欧洲美洲，朝着尽可能前进的方向，去了尽可能去的地方，既不为了什么，亦非不为了什么，而究竟去了什么地方什么国度，看到了什么风光什么景色，现都并不重要，留在心底的，只有亲爱的人们。

我想，是对理解生命的渴望才驱使自己走在了无尽的路途上，这种行径既可以称为充满勇气，也可以说是充满傻气，有点像《阿甘正传》里的阿甘，喜欢独自默默长跑。旅行，也许只是早年的自己碰巧找到的另一种长跑。而那时候，我既不渴望拥有什么，也不害怕失去什么，所谓的勇气或傻气也许还包括这一点。

与阿甘不同的是，即便一个人上路，我在旅行中最大的预期和快乐就是去碰到并且真的碰到了很多人，去碰触他们的生活——他们的欢乐和痛苦、微笑和泪水，或者只是与他们交换一个凝视。这样的旅行，就像是行走在心灵的田野上，所需要的只是与他心的相遇。多么幸运而美好。

但那时对生命的理解，还停留在对“这一个”或“那一个”生命的感知上。生命仿佛一扇扇紧闭的大门，自己则如饥渴的旅人，试图叩开大门并期待一碗清水，而后才渐渐领悟，清水并不藏于紧闭的大门之后，它就在自己敞开的心田之中。无尽的路途就这样成为一个不断相遇、不断敞开的过程，这种敞开，如同一朵野花融入花海，或一粒沙子融入沙漠，无须再去分辨是这一朵还是那一朵，是这一粒还是那一粒，它们已然融入世界之中。而这种融入才真正令人心安，令人平静与喜悦。这种生命相融的感觉难以言喻。生命已不再是这一个或那一个孤立的个体，他们始终在一起，正如花在海中，沙在沙界里。每一朵花，每一粒沙或许形态各异，其独特之处实则源于花海或沙界的整体孕育。

墨西哥之行过去一年多后，此行留下的柔软与温情在内心渐渐发酵，便动笔写下，断续书写了两年，成稿于2013年。此刻的我早已远离那个书写的时刻，河水已流淌远去；回头看去，宛如凝视少时的照片。而我所写下的，或许只是关于生命的相遇与成长。

现在的我看到，在这样的相遇里，无论是内心挣扎的玛雅青年塞列奥，还是认真追寻自由生活的雅布，抑或是海边的塔提和她的朋友们，都向我这个陌生人袒露了他们最本真的一面。漫长路途上的探寻，种种偶遇，种种人事，无不映现着生命的累累痕迹。

〔人在旅途〕

# 行走在心灵的田野上

现在的我还看到，这样的相遇亦映现着自身的生命痕迹。这个来自远方的陌生旅人，这个行走在路途中的身影，这个出发时仍怀着诸多“这一个”或“那一个”想法的人，通过与他人、他心的相遇和碰撞，慢慢学会敞开心扉，慢慢学会让世界融入，慢慢地让温暖与喜悦充盈了内心，而这种温暖与喜悦，终将超越欲望满足带来的短暂欢愉，变得广袤无边。

因而，与其说《燃烧的龙舌兰：一个女人的墨西哥行记》是一本旅行记录，不如说是一卷关于不同时空不同生命相遇的备忘录。

我想，早年旅行给予我的最大馈赠便是这样一颗敞开的、融入的、无所畏惧的心灵。在旅途中，通过彼此的敞开与发现，旅人寻找到了美与善，更重要的是寻找到了理解“黑暗”并与之对视的勇气，而这时，是在这里还是在里已没有太大差别，也许就不再需要旅行。

现在，常常地，即便哪里也不去，即便只是静静地坐着，只是静静地端起茶盏，只是静静地感受咽下的温热茶汁自内向外地流淌与发散，其间亦满蕴着世界的温暖与平静。世界从未远离，尽在这一瞬间，在这一刹那。无论是静静坐着，或静静走着，或在静默的梦中，在这些瞬间，因心灵的敞开，我从未失去与世界的关联，仍然并且总是生活在世界之中。

我想，这正是自己从早年旅行生涯中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与祝福。

曾经的一幅旅途小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，宛若生命的定格。那时，我的生活基本是读书和旅行，知识和智慧之道吸引着我且行且远。那时，脚下的道路是否有尽头或尽头在何处我并不明了，生活仿佛花样百出，世界仿佛广大无边，时空仿佛深邃无垠，直到一天傍晚。

那时我回到了西藏，回到了雪山峡谷与奔涌大流之间，几儿几马，前后相衔，的笃慢行，山谷里的空气寒冷而清冽，长长马尾扫过路旁颤抖的野花，人与马、人与人之间无言而亲近。一眨眼攀到高崖转角，远方开阔处悬挂的几颗大星迎面辉映，刹那间，曾走过的漫漫路途在心头尽然涌现，与路途相伴的生命探寻清晰呈现在人山相融的时空长卷中，尽显其深邃与浩瀚。

那一刻我明白地看到，时空之为时空乃因人内心的辉映与相融，时空或世界的边缘即在于内心。

如今的我几乎不再独自旅行。有点奇怪然而也并不奇怪的是，即便有些地方自己之前并未去过，却时常感觉像是故地重游，温暖的村庄、蜿蜒的小路、亲切的山峦、广袤的森林、温柔或粗暴的风浪、阴暗或伟岸的礁石，这一切都似曾相识。

世界与人们的遥远依然令人怅惘，我却不再是这个世界的陌生人。为此，我感激所有在路上遇到的人们，你们深藏于我内心最柔软细微之处。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**结婚启事**  
2026年4月25日星期六 农历丙午年三月初九

**新郎 陈晨 新娘 王婉茹**  
于公元2026年4月25日，一堂缔约，良缘永结。  
同心同德，宜室宜家。  
共缔山海之盟，相守岁月之长。  
特此登报，敬告亲友，亦作留念。  
**喜结良缘 同喜同贺**

**生日纪念**

岁次丙午，序属仲春。幼子张靖茗，周晬之期，敬告亲友。稚子初成，眉目舒朗；啼笑皆真，步履初试。愿其如松之茂，如玉之温；怀仁秉德，志存高远。家国昌隆，四时和顺。谨以数言，以志其喜。

**结婚启事**  
2026年4月26日星期日 农历丙午年三月初十

**新郎 朱浩正 新娘 张曼**  
于公元2026年4月26日缔结良缘。  
愿修百年之好，共赴白头之约。  
特此登报，敬告亲友，亦作留念。  
**喜结良缘 同喜同贺**

**无核干冬枣**  
自然成熟更甘甜 煮粥泡茶皆美味  
60元/袋(500g)  
农超心意卡

qilu 齐鲁农超